

论平原游击战争

吕 正 操

.06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论平原游击战争

吕 正 操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论平原游击战争

吕 正 操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190千字

1987年1月第一版 1987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

统一书号: 5185·122 定价: 1.90元

编者说明

本书收录的是吕正操同志所写关于开展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文章。这些文章，具体分析和总结了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各个时期的斗争形势与经验，从中能够比较系统、全面地看到，冀中区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至一九四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经过群众性的生死决斗，走向反攻胜利的道路，和冀中广大人民群众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文章的编排，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为了存实，对于文章的内容，基本未作改动。只是对于明显的误排之处，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订正；对于底本磨损不清难于辨认之处，作了适当的弥补。全部选文，在校订、核实过程中，凡我们感到稍有疑义费解之处，均向吕正操同志请教后定稿。

编辑此书，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的同志，曾经给予大力支持。这里谨致谢忱。

今年是抗战五十周年，将这本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并作为对中国伟大抗日战争的纪念。

刘 沙 冉淮舟

一九八七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中国能战胜吗？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1)

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四月)(8)

冀中抗战一周年

(一九三八年七月)(18)

论平原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34)

一九三九年冀中反“扫荡”斗争

(一九四〇年一月)(61)

冀中平原游击战争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79)

“百团大战”在冀中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101)

敌我在冀中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一月)(135)

用人力改造地形

(一九四一年六月)(155)

为抗战到底而斗争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161)

在敌寇反复“清剿”下战斗

(一九四三年)(166)

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

(一九四三年)(174)

回顾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七八年五月)(184)

怀念英雄的冀中人民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十一日)(199)

中国能战胜吗？*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

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帝国主义中后生的一胎产儿，它在衰老的母体中，已经感到先天不足；在它落草以后，就需要大量的滋补品来滋养它。然而这个时候，世界上的肥肉——每一个角落里的殖民地，都被它的大哥哥掠夺净尽了，初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感到自己的营养不足而饿火上烧，一方面又看到老大哥们肆口大嚼而垂涎三尺。在这饥欲交迫情势下，恰好在其近旁靠着“老大中国”这块大肥肉，要想维持它的生命，只有向着这块肥肉来下手了。不管是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田中义一的奏折，“中日亲善”，“东亚和平”，或者是打着进攻苏联的大旗，高喊着“反共”口号。无论花样如何翻新，口号如何响亮，旗帜如何鲜明，归根到底是一回事，就是想着灭亡整个中国。它梦中也不会跳出这个幻想的圈子，除非它被装进棺材里，否则是不会忘掉这个美梦的。命中注定，它是中国的死对头。从“甲午战争”开始，已经给中华民族摆出两条显明的路子，一条是柔顺得象绵羊一般，任凭它张大嘴来吞噬；一条是奋起象雄狮一样，把日本帝国主义送进坟墓去。

中国能战胜吗？这一问题，在没有用事实来证明以前，有许多人还在怀疑，甚且一些沐猴而冠的汉奸卖国贼，和患三期“恐日病”的官僚，“唯武器论”者，“五十年后再见”长期准备论的

*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人民自卫军政治部编印的《红星》半月刊创刊号。

学者们，仍然用他们的理论，来散布谣言，以螳臂挡车的比喻，狂吠着中国根本不能抗战。这些流毒颇广，不知道麻醉了多少希图苟安的有产者和官僚政客们。但是现在真的打起来了，而且抗战已经支持了八个多月。我们在军事上，虽然遭到意料中的挫败，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却意外地遭到有苦说不出的打击，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究竟谁胜谁败，连它自己也感到模糊了。更足以证明那些汉奸卖国贼、“恐日病”患者和“唯武器论”者们的谣言，是无耻的狂吠，是卑鄙的诳语。

仅用现存的物质的战斗因素数量对比，和目前战局形势的一时变化，来估计战争的能与不能和战争的谁胜谁败，是绝对靠不住的。历史上铁的事实，“甲午战争”中国海军比日本海军强大不止一倍，而结果中国海军是一败涂地。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战，俄国海陆军比日本强大不知若干倍，而俄国终于败北。一九一七年十几个帝国主义者干涉苏联的军队，比起受到连年战争严重摧残的苏联，不知强大多少倍，而终于被苏联赶出国境去。我们国内两大政党，在合作以前，国民党用了强于共产党不止千百倍的武器与兵力，火拼了十年，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反而逐渐强大起来。“一·二八”上海抗战，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以四、五万人，对付日本八、九万人，武器更是差得很，占在绝对劣势地位，受着海陆空三面夹攻，和敌人支撑了三十四天的战斗。虽然因为拘泥死的防守战法，和后援不继终于退出上海，而敌人所付的代价，是三易主帅，四次增援，死伤两三万人，根本粉碎了敌人“四小时占领上海”的无耻滥言。最近的各处游击战，大都是在兵新枪少的条件下，和敌人奋战，不断地取得胜利，打得敌人疲惫不堪。这些事实，是写在史册上和摆在眼前的证据，哪一件都足以粉碎时刻在动摇中的“唯武器论”者和“恐日病”患者的谬论。

其次是从欧战的结果告诉我们，近世战争形态不是速战速决的歼灭战，而是长期持久的消耗战。就是在敌人的人力物力和内

在的外在的，诸种的战斗因素没有耗到山穷水尽那一天，战争的胜败是不能断定的。因此我们要依从消耗战的形态——综合一切战斗因素，与战斗条件的交互作用，以及在战争过程中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发展与变化，预测将来战争的结果。虽不能具体地答复“中国能战胜”的必然形势，但至少能估量出战争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必胜的结局。

第一，军队的数量与质量，中国与日本是随着战争的持久而逐渐上升与下降的。约各种统计材料，找出比较正确的估计。日本能服兵役的人员，约四百万到五百万，这是把现役和预备役、后备役、补充兵役、国民兵役、五级兵役，统统包括在内，也就是把十八岁到五十岁能服兵役的男子全算在内。这里边现役只有三十四万五千人，是精锐的常备军队。日本既求速战速决，当然要尽先使用这一批。在速战速决的突击过程中，虽然取得军事上表面的胜利，而这批精锐部队却已零星消灭，牺牲很大。战争继续下去，只有逐级地征调预备役、后备役、补充兵役，以至国民兵役。再就是这四、五百万的枪炮“靶子”，越打越少，越少越老。这些越来越老的低级兵役的士兵，体力一级比一级弱，年岁一级比一级大，军事教育一级比一级生疏，社会关系一级比一级复杂，等到把这些老弱残兵赶上战场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早该咽气了。

中国与日本恰恰相反，战争开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是多年积累下的，落后腐败以兵为业的军阀队伍，在日本“皇军”神威之下，自然要遭到不堪一击的溃败。继之蜂拥而起的是自觉地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群众。能活不能活的问题，超过了能打不能打的估量，无条件地参加抗战，它的数量，与战争时日成正比，而迅速地发展着。依全国人口计算，出四千万至五千万壮士，不成问题。它的质量，从不断的战斗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不断地改善，逐渐地现代化、正规化。当着敌人用它既少又老的军队来应付战争的时候，这新姿态浩大的中华民族革命队伍，已逐渐出

现在整个的战场上。尤其在敌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地区，抗日武装更是迅猛发展。这些兴起的坚决抗日的革命队伍，势必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回它的老家去。

第二，武器，日本与中国的对比一个是绝对数的减少，一个是相对数的增加。日本在战争开始前，武器的准备，数量相当大，步机枪约在三百五十万支左右，各种炮约在一万门左右，足以供给四、五百万军队一次装备使用。但是在长期作战中，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损失着，消耗着，废弃着。这样损耗究竟能支持多久，是依据战况的缓急来决定的。中国的武器，因为装备构造口径的不同，不能为它用作补充。就是别的国家的武器，也很少能被它采用。它的补充，大部分依赖自造。但是制造武器，需要原料与金钱，而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最感缺乏的。世界上有力量供给它的国家，又都和它貌神两离。它既借不到钱，又买不到原料，只有从民众身上榨取。可是民众的血汗，又不能化做钢铁。所以它自造的武器，是不会补足它的消耗的，只有从绝对数的表册上逐渐往下消减。

中国的武器，多年的混战，各地军阀不知道买了多少，自造了多少。在军队手里一部分，在民众手里一大部分，这个数目是从来没有统计过的。笼统地估计，至少在千万支以上，要超过敌人三、四倍。在全面抗战的广泛开展中，这些枪支会大部分自动地出现在战场上。加上我们使用的枪支没有单一型式，放得响的就能用。敌人手里的武器，是我们可靠的补充来源。国民党溃兵丢下的武器，拾在民众手里，还是用在抗战上。再加上世界上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和爱好和平的国家，踊跃地用军火来援助中国。就是日本的盟国——德国的军火商人，为了利润，也积极地拉拢中国，做为它的军火大主顾。并且在长期抗战中，中国也在大量地设厂制造，主要的原料和人工，都是取之不竭的。所以，中国在长期抗战中的武器问题，不是绝对数的减耗，而是相对地增

加。

第三，经济力量的持续，是决定战争的主要条件。

日本的经济力量，根本不够应付长期、庞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它的重工业直到战前，还是滞留在开创阶段，冶金业只够战时需要的十四分之一，矿产年产额只够战时需要的十五分之一，制火药的棉花简直等于零；主要燃料，汽油生产只够消耗量的百分之一还弱；日本本土生产的粮食，仅够战时三个月的消费；至于财政的贫困，财源的枯竭，更是它的致命伤，任什么“妙手回春”的财政家，也无法搜刮来这个巨大的战费。并且战争延长下去，所恃为经济命脉的轻工业，必然萎缩，输出业必然衰落，卖不出东西，自然买不进来东西。更加以国际地位的孤立，使它依赖外国资源来维持战争的希望，非常渺茫。由于最近国际形势消极地排斥日货与不卖货给日本，足以证明日本经济来源，已濒于汲深绠断的绝境。最后一招，还得从人民赖以活命仅有的衣食上想办法。平时日本全部国民收入不过一百十余亿日元，穿衣吃饭住房一切生活费用，都从这里出，战时全都用在战争上，尚不足一年之用。而且战时收入，自然要大量地减少。等到人民衣食被剥夺净尽，而只剩下田地、房屋、家具等，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油干灯火灭”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力量，是没有准确估计的，主要的生产原料与劳动力，是随地都有。而且这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为国家出力。国际上的大量投资与供给机器，重工业在内地普遍发展着。财政除了没收日本在中国和汉奸的大量的财产以外，还有国际上的大量援助。人民财产，没有集中都市，大部散布埋藏在内地。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搜集管理都很容易。这种种来源，足以解决战时财政。加以中国人民生活水准低，消费量小，维持长期抗战极有把握。

第四，战争情绪的消长，这是决定胜败主要的因素。

中国人民是日本人民的敌人吗？绝不是。日本工农劳苦大众

是在指挥刀威逼之下，来和中国人民作战，被驱上火线当炮灰。有钱的子弟，可以“免役代金”；没钱的大多数劳苦群众，唯有被逼迫去卖命。从日本兵的日记和信件中，可以看到日本士兵是多么苦闷，时时在想家，普遍地祈求和平，祈祷停战。他们并不关心最后胜利谁属，只要保全性命回归故里，那是他们天大的愿望。究竟他们能忍受这种痛苦到什么时候？在战争延长到日本大量的孤儿寡妇啼饥号寒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祈祷失效，忍耐到最后限度的时候，便会掉转枪口，向他们自己真正的敌人开火。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淫掠疯狂地进攻，缓和了中国的阶级矛盾。穷富一样，并不管有钱没钱，都有生死问题迫在眉睫。为了求活命，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个人生命无条件地贡献在抗战上，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切身问题。尤其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放民众运动新形势下的地区，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更激发了热烈高涨的战争情绪，无保留地贡献一切于抗战，为战争拚尽最后一滴血，去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者战争初期，虽然具备了物质优越的条件，而在长期持久的消耗战中，它正是缺乏物质的精神的持久条件，只有采取侵略的速战速决的歼灭战。在这一个战略遭到挫折以后，不得不处在被动地位，转入消耗战。更因国际形势的演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地进攻中国，引起了与其他帝国主义的对立。进攻愈深入，对立愈尖锐，而其他帝国主义也愈发倾向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无止境侵略。还有多数和平阵线的国家，更是反对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战争，对于中国的抗战是同情的，最近更在事实上来帮助中国。日本虽然有两个同命的朋友——德、意，可是这两个朋友，比它处境还困难，只能帮着摇旗呐喊，实际上是爱莫能助。

日本帝国主义患着失道寡助、内虚外感的重症，没有什么妙药，能够救活，只有听受命运来摆布。命运之神，将要把它带回

天国去，向上帝去忏悔它的罪恶。届时，“中国能战胜吗？”这一问题，要用具体事实来向我们答解的。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需要，不是从理论上或估计上去把握战胜的前途，而是要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去把握战胜的前途。这就是要看清了必胜的因素在哪里，运用一切所能用的人力物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向着胜利的前途迈进。

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四月)

甲、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由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深入中国内部，以及其凶暴残酷的烧杀行为，普遍到凡是它所能到的每一个角落。激起了前进而热烈的工人学生，骚动了纯朴而善良的广大农民，惊醒了社会上的各阶层各派别的每一个成员——汉奸卖国贼走狗当然除外——为了生存，为了不愿做亡国奴，一致无条件地站在民族统一战线最高原则之下，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举起了铁拳，对着惨无人道的日寇，作坚决的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的扩大，随着日寇进攻的深入，成正比地向前发展。自从南京失陷，国共两大党合作，和两大政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扩大，走上了更坚强更巩固的新阶段。民众普遍地发动着，游击战广泛地开展着。这一新的阶段，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抗日战场上也继续不断地取得大小胜利。敌人开始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使其不得不在幻想的歧途上徘徊挣扎。

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和抗战的胜利，是互为因果的。目前抗战中取得的胜利，正是证明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但是目前的胜利形势，还不能说明敌人疯狂的侵略战争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却证明统一战线还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巩固与扩大。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当前最迫切、最中心的问题，

* 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红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原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把握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条件》。

值得每一个不愿做奴隶，求生存的人们反复深切地探讨与了解。

正是因为统一战线不断地巩固与扩大，正是因为抗战不断取得胜利，而在实行统一战线中，主观上客观上，也不断地出现了许多的困难。尤其在冀中区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主观上因为教育不够和保留着宗派的成见，在运用与实行统一战线上，不断地发生缺憾。客观上因为过去对革命的成见、怀疑与误解，和敌人汉奸的造谣，而增加了这一困难的严重性。因此在冀中区，部队与部队间，政权与政权间，群众与群众间，以及部队、政权、群众相互之间，时常发生不必要的磨擦，而增加了抗战的困难。这些缺憾与困难，需要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彻底地检查与克服。这是当前抗战工作中，最中心的课题。

乙、统一战线在冀中区所表现的缺点与困难

统一战线在冀中区，因为主观客观的条件，表现了下面的缺点与困难：

第一，执行与运用上的缺点。

一、部分地保留着宗派的成分。因此对其他党派的基本转变，和其他各阶层抗日的可能性，估计过低，而放弃了对其他党派和其他阶层的争取，或者自以为站在领导地位，骄傲自满，甚至过分地夸耀自己的长处，形容别人的短处，惹起别人的反感，以致发生不必要的磨擦，造成党派与阶层的对立；

二、强调了改善民生的口号。没有了解改善民生，是为了抗日，把民生与抗日并列起来，因此增加了阶级问题的磨擦，如某些地方农民会和动员会之对立，甚且恶意划分农民会为穷党，动员会为富党。有的地方，妇女会提出了婚姻解放等等左倾空谈的口号，实际上得不到半点成绩，反而扰乱了抗日的步调，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三、曲解了民主的口号。以为民主就是谁也不管谁，因而到处表现着自由主义的散漫紊乱现象，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在部队中首长不能指挥，战士不听约束，纪律散漫，命令不行；在地

方上政权与群众团体，不能很理智地运用集体的意见来处理事件，时常闹着私人的意见，发生小的磨擦，而妨碍了大的工作；

四、扩大了汉奸的界线。由于过去在冀中区阶级斗争的尖锐，部分地认为凡是有钱的人，都是不能抗日的。甚至把一些客观上无意中起了汉奸作用或者带有保守性企图苟安的人们，统统给加上汉奸的头衔。以捉汉奸、查日货、搜毒品为名，发生了一些劫掠报复的行为，把一些可能争取和可能抗日的富人，无形中赶到敌人那边去了；

五、合理负担变成了强迫征发。因为合理负担和有枪出枪、有钱出钱这个口号，如何做，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是无原则地自由征发，任意要钱搜枪，强迫指定摊派，完全放弃说服与教育的工作，变成了公开的掠夺，扩大了群众的恐惧心理，客观上起了有利于敌人的作用；

六、无原则地扩大部队。以为统一战线，是容纳一切，包罗万象的。更有的只顾扩大队伍，不管土匪、汉奸，凡是有武装的，都给他戴上抗日的帽子，滥发委任，收而不编，不去教育，不去领导，任着这些落后的武装集团，假借抗日的名字，自由发展，自由行动，残害地方，脱离群众，使群众对统一战线有一个极坏的印象，相反的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七、机械地了解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看作国际上的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党派、各友军以及各团体，只能保持一种虚伪的友谊。有好处不能互相鼓励发扬，有坏处不能坚持善意的互相批评。甚至于把共产党在现阶段基本的正确的革命理论与主张，都不肯公开向外解释。更有的连党字都不敢提出来，以为这样会妨碍统一战线，结果正是扩大了客观上的怀疑，蒙蔽了统一战线的真理；

八、工作中的急性病。许多抗日分子，是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也晓得目前全面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而在工作中，今天见到顺利的形势，就狂热起来，幻想着明天的来临。等到明

天的形势发生顿挫，或者一个极小的波折，立刻就悲观，失望、烦恼、灰心，而消极下去，不能细心地去把握一个问题发生的必然过程，只是希望直线式的胜利，而不了解斗争的过程和世界上一切事情一样，是曲线式发展的。这种看法，当然会碰钉子。碰了钉子以后，有的转到极右，缩回狭小圈子里边，关上门实行自己家里的统一战线，这就把统一战线送进牛犄角里去了。

第二，对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误解。

一、神化了共产党与八路军。因为共产党与八路军在国内十年斗争的成绩，一般人们幻想着，好象共产党是天神，八路军是天兵天将，只要共产党与八路军所能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无条件地一切都应当好，日寇的鬼影都应当在这天兵天将神威之下，风流云散。等到事实的表现不是象幻想那么容易，不免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促成偏见，由偏见而激起怨谤的情绪。这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心理的必然结果。根本上没有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是平常人，而且都做的是平常事，所不同的就是做了平常人所不愿做的平常事，从平常人肯做平常事的过程中表现了坚决而有力的精神；

二、对共产党残留着成见与误解。一般的富有者，和落后群众，中了过去国内战争对共产党污蔑宣传的毒，以耳代目，认为共产党做的事情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理性的行为。这种神经上的毒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而且因为个别分子的过“左”行为，更引起这一毒素的发作。他们不会理智地来认识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什么能够在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地巩固与发展壮大起来；

三、匪化武装冒称红军的影响。各处的匪化武装，和落后部队，都晓得红军的威名远震，他们拼凑起来，就自称“红军”，到处掠夺。老百姓本来没有见到红军，有人不免认为他们是红军。他们没有做过真正红军所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的招摇撞骗，却把红军的牌子糟踏坏了，至少使某些老百姓对红军有了不好的印象，